



湿鞋与机遇

□胡兆喜 文/图

那年高考放榜后，一向被老师和同学看好的我，只考了个最低过档线的分数。走，还是复读，着实让不知愁为何物的我尝足了苦闷滋味。就这样接受现实，的确心有不甘，可是复读，谁又能把握一年后的结局呢，毕竟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啊。

父亲说，我带你去见你三表

叔，听听他的意见。三表叔是村校的校长，算是我家亲戚中能数得上的有文化的人。

去三表叔的家要跨过一条小沙河，河床很浅，只是刚刚下过一场雨，本来露出水面的地段，没了不足一尺深的水。行人为过河方便，在河床上间隔铺排了十数块石头，这样就可以踏着石块而不用打赤脚过河。我们这

■青春岁月

儿把这种过河方式叫做“过石头步子”。

本来我走在父亲的前面，过“石头步子”时，我迟疑了一下，让父亲先过河，因为我心中没底，担心滑落石下，弄湿衣鞋。

只见父亲撒开脚步，一步踏着一块石头，向对岸跨去。虽然脚下石块摇晃不定，水花四溅，但父亲并没有在意这一切，只是望着前方，唰唰唰，一刻不停顿地跃了过去。

站在河对岸的父亲微笑地看着我，示意没事，让我过河。我低头看了看一身上下崭新的行头，心有余悸地迈上第一块石头。跃到河中心时，我感到脚步踉跄打滑，突然害怕起来。望着前面还有五六块石头步子，我有点后悔自己的冒失行为，完全可以脱鞋赤脚过河，因为河水清且浅。迟疑间，我本能地想把已跨出去的一只脚收回来，然而由于惯性，重心前移，扑通、扑通——我的两只脚相继滑落水中。站在河水中的我狼狈地望着对岸的父亲。

父亲对我招招手，说，你蹚

水过来吧，反正鞋子也湿了。上了河岸，低头看着湿淋淋的衣鞋，不好意思地嘟囔：“这样的‘石头步子’，小时候不知走过多少回，很少湿过鞋啊。”父亲说：“过石头步子，靠的就是一股冲劲，千万不能‘前怕狼后怕虎’，你越畏畏缩缩就越可能落水、湿鞋。”

是的，正如父亲所说那样，当时处于河中心的我，既想继续冒险“冲关”，又想转身上岸另寻他途。一犹豫，动作失去连贯性，错过了过河的最佳状态和时机，最终落水。意外的落水让我突然联想到一直困扰自己的两难选择，刹那间心头亮堂开来。我说：“爹，咱回吧，我已经选择了。”

如今，我早已大学毕业，多年来，我一直很感谢那次“湿鞋”的经历，它让我懂得，彷徨、犹豫只会消磨我们最初的激情和斗志，让我们在前行的道路错过最佳进取的时机。无论向左还是向右，只有果敢地出击，才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，赢得无悔的人生。

■“八小时约定” 征文选登

筑福

□母春梅

晨光微露，
你那矫健的身影
已在城市上空跃动；

星点汇聚，
你那灵巧的双手
还在电脑键盘上飞舞。

盛夏当头，
你用仪器和脚步
攀越着城市的高度；

寒冬沁骨，
你在钢筋和模板间
捂出生活的温度。

昼夜走过你的路途，
那般深深浅浅；

寒暑拂过你的时光，
如此岁岁年年。

万家灯火，
寻不到黑夜里你归家的灯盏；

高楼林立，
升腾起黎明前你筑造的幸福。

■工友情怀

小主任

□刘小平 文/图



说起小主任李佳蕊，其实个子并不小，身高一米七，在女孩子里是很高的了，说她小主要是因为她岁数小，今年才25岁，可24岁时她就被提拔为综合办公室主任，在公司里是年龄最小的部门主管。

别看她年纪小，却是业务精通，独当一面的小能人，工作起来尽心尽力、激情四射，责任心极强，提起李佳蕊，无论是公司员工，还是与她仅有的一面之缘的外来办事人员，都对她交口称赞。

2013年8月，她从学校毕业后就来到了北京建工安装集团通风公司，从事劳资员工作。几年来，她做的工资单从未出过差错。2016年8月，因原综合办公室主任工作调动，李佳蕊被提拔为综合办公室主任，负责人事、劳资、行政及办公室的全面管理工作。

大家都知道，人事、劳资、行政等管理工作都是非常琐碎的工作，没有一点耐心和责任心是干不了的，而且除了劳资工作以外，其它的管理工作对于她来说都是陌生的，需要从零学起，为此，她就坚持每天早来晚走，努力钻研业务知识，遇到不懂的地方就积极向老师傅请教，通过努力，她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全面掌握了管理技能，受到领导的称赞。

作为办公室主任，李佳蕊既要负责劳资考勤工作，又要负责公司的各项行政工作，哪个科室的打印机没有硒鼓、墨盒了，她要管，没有打印纸、办公用品了她要管，会议室、领导办公室需要找保洁打扫了，她也要管，公司的营业执照需要年审了，她还要管，但她从不厌烦，而且井井有条。

“李佳蕊，咱们公司这个月多少人？”“128人”，“谁调走了？”“李宝信”。“佳蕊，下周我都有什么会？”“经理，下周

■家庭相册

父母的餐桌

□张金刚 文/图



父亲见母亲第一面，拘紧地彼此寒暄后，并未表态，姥姥做了顿面条招待父亲。第二面，姥爷详细盘问了家庭状况，端一摞烙饼上桌。第三面，姥爷依了母亲：他识文断字，会拉琴；家中独苗，人老实，没啥意见就允了吧！姥姥姥爷、父亲母亲一起包了顿饺子，热气腾腾。一个月后，母亲骑着毛驴进了我家。

父母一起吃的前三顿饭，可大有说道：吃面条，意为从长计议；吃烙饼，意为掸打掸打；吃饺子，意为捏在一起。餐桌前，父母守着彼此，守着这个家，咀嚼生活滋味，看过岁月风雨，恍然已近六十年。

父亲从小没了娘，个子小，人瘦弱，母亲打心眼儿里心疼，便盘算着家底，极尽能事地丰盛着餐桌，让父亲和爷爷吃好。看到母亲在餐桌前可劲儿给父亲夹菜、盛饭，爷爷甚是欣慰；他在因病离世前，拉住母亲的手，含泪嘱咐：“我儿命苦，有你照

顾，我就安心去了，我们老张家积德了！”

大哥二哥和我，相继出世，父母原本寂静的餐桌，陆续热闹起来。一日三餐，“饿狼”般的半大小子早早坐定，眼巴巴瞅着灶前的母亲盛饭上桌。继而狼吞虎咽，有时甚至为一口鸡蛋、一块馍，争抢扭打成一团。父母只是相视而笑，从不责骂，说是怕影响我们心情而窝食。

那年月，有啥好吃的？可母亲却边请教边琢磨着，学做各种“美味”，让我在从肚疼到肚圆间，永远记住了“母亲的味道”。八宝粥、蒸馍馍自不必说；炸饹馇、摊煎饼等稀罕食品也不在话下，甚至自家做大酱、漏粉条

……有时，在柴火余烬中埋几枚土豆、红薯，在蒸馍时蒸一碗米饭、几块南瓜，在煮粥时煮仨鸡蛋。当年感觉母亲是无所不能的“食神”，现在方知父母是勤俭持家的“能手”。

父母火热的餐桌，自我在城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